

何慕 著

三国·谍战·悬疑

# 三国谍影

②

雾锁荆州

長  
篇  
小  
說

# 三国谍影

## ② 雾锁荆州

何慕 著

江苏人民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 CIP ) 数据

三国谍影 . 2, 雾锁荆州 / 何慕著 . — 南京 : 江苏人民出版社 , 2017.10  
ISBN 978-7-214-21318-1

I . ①三… II . ①何… III . ①长篇历史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IV 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241739 号

书 名 三国谍影 . 2, 雾锁荆州

---

著 者 何 慕

出版统筹 陈 欣

责任编辑 张一申

选题策划 上海紫焰文化传媒有限公司

特约编辑 王菁菁 朱若愚

封面设计 郭 子 周丁乾

封面插画 车锦华

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, 邮编 : 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pph.com>

印 刷 北京嘉业印刷厂

开 本 700mm × 1000mm 1/16

印 张 18.25

字 数 302 千字

版 次 2017 年 11 月第 1 版 201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214-21318-1

定 价 39.00 元

---

(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)

## 三国情报机构

### 进奏曹

魏

主官：空缺

东曹掾：司马懿

西曹掾：蒋济

### 军议司

蜀

主官：诸葛亮、法正

左都护：李恢

右都护：费祎

公安城长史：赵累

### 解烦营

吴

主官：空缺

左部督：胡综

右部督：徐详

翔凤校尉：虞青

鹰扬校尉：贾逸

魏

## 目 录

楔 子 百鸦夜啼 /1

第一章 锦帆贼 /7

第二章 普净禅师 /37

第三章 曹魏使团 /87

第四章 井底密室 /125

第五章 襄樊之战 /169

第六章 荆州刺客 /191

第七章 最后的关羽 /218

第八章 东吴机密 /258

尾 声 洛阳秋雪 /282

蜀

吴

## 楔子 百鸦夜啼

费了好大的力气，少年才爬上了望楼。

他一手握着木剑，一手抓紧栏杆，迎风俯身向下看去。城中到处是滚滚的浓烟，蝼蚁般的百姓在孙家士兵的追赶下四散奔逃，不时有人被砍翻在地。而望楼所处的太守府院墙外，叔伯们正拥挤在那条一丈多宽的甬道上，奋力搏杀。

枪戟如林，铁甲怒马，这种期盼已久的场面，终于见识到了，只是没想到会是这种惨况。少年沉默了一会儿，消瘦的脸庞上，浮现出与年龄不相称的从容。他脱下宽大的锦衫，丢在了楼板上。然后扎紧腰带，勒起白色深衣的袖口，把散乱的头发利索地束在脑后。他不过十三四岁的年纪，虽机敏有余，却力道不足，并不适合冲阵搏杀。但他已经别无选择，这太守府院内，他是唯一的男人，他有责任保护那些女人和孩子。

墙外的叔伯们稍稍占了优势，将黑色军服的孙家士兵击退了五六丈远。少年大声叫好，却没有人应和他。叔伯们握紧了手中的刀枪，背靠着大门，大口喘着粗气，紧盯着甬道的尽头。

那里已经聚集起了近百骑黑甲骑兵，架起的骑枪在余晖下泛着寒光。黑色军服的步兵刚刚退下，沉闷的号角随即响起，马蹄上的铁掌犹如密集的重锤砸在甬道上。转眼间，这股黑色浊流便冲散了叔伯们的队形，一排排骑枪掠过，激起一片又一片的血雾。少年看着熟悉的长辈们一个又一个地倒下，眼前又浮现出昔日从他们手中讨要铜钱的景象。

耳旁传来一声尖利的唿哨声，少年猛地偏过头，一支羽箭擦着他的脸颊，“笃”的一声钉在了楼板上。随即，前方响起一片尖啸之声，少年翻身伏下，只听得头顶“笃笃”作响，成排的羽箭射了过来。少年抱紧旁边的竹竿，从望楼上滑了下来。

姑母抱着表妹，上前急声问道：“怎么样，守得住吗？”

“门要破了，我们快去后院。”少年拽起姑母，向后跑去。大门口传来一阵阵沉重的撞击声。

刚跑进后院，几个女人便合力将院门关上，抱起杂物堆在木门后面。少年抬头看去，只见院中已经挤满了女人和孩子，一个个面如死灰。她们的丈夫，大多已经死在了院外的甬道上。带队攻城的是“锦帆贼”甘宁，手下从来没有留过活口。

“等下就算门破了，也不要怕。”姑母的声音颤抖，“他们不会杀小孩子，没事的，别怕。”

少年没有应声，他扯起表妹冰凉僵硬的双手，想起了前几日，还和她一起在城门外抓兔子，因为她跑得太慢，自己险些骂哭了她。

“我爹爹死了。”表妹的眼里一点亮光也没有。

少年没有出声。

“爹爹的人头被挂在了城门，好多人都看到了。”

少年将表妹揽进怀里，握紧木剑，警惕地盯着院门。院外爆发出一阵欢呼声，大门已经被撞开了，纷乱的脚步声在前院踩响。紧接着后院的院门又被撞响，那根门闩只撑过了第一下，第二下就裂出断纹，第三下便断成碎片跌落在地上。黑色衣服的士兵如潮水般涌了进来。

姑母背过身，将他们搂在怀中，喃喃道：“不要怕，不要怕，小孩子

没事的。”

周边响起了惨叫声、哭喊声，姑母的声音戛然而止。一段染满了鲜血的利刃，从她的喉腔中猛地出现，然后又缩了回去。炙热的血液喷了出来，溅在少年和表妹的脸上。

姑母的眼睛圆睁着，身体慢慢歪倒在一旁，一名身材魁梧的锦衣大汉出现在了眼前。他一脸愉快的笑容，华丽的锦缎长袍敞开着怀，腰间那串金色的铃铛，随着晃动发出清脆的响声。大汉看着少年，满不在乎地歪了歪嘴角，又挥起了长刀。少年低吼一声，纵身撞进锦衣大汉怀中，竟然将他撞得倒退了两步。

锦衣大汉站稳脚步，有些意外地看着少年：“有种！小子，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少年弓步向前，举起木剑沉声道：“将死之人，不配知道我的名字。”

锦衣大汉大笑道：“有趣！有趣！我甘宁杀人无数，从来没见过像你这么有趣的。好，就赏你个痛快！”

他扔掉长刀，从身后抽出短戟，拉开了架势。少年知道，面对天下名将，他甚至连一合之敌都算不上，却依旧握紧木剑，紧盯着甘宁。

“住手！”院外传来一个威严的声音，“主公说过城破之时，切勿滥杀，你们这是在干什么？”

众人一起转身向后看去，只见一群铁甲精兵走了进来。为首的那位身材匀称，剑眉短髯，目光中带着一股刚毅之气，不怒自威。他按着腰间长剑，皱眉看了一眼院中的情景，道：“甘宁将军，你要违抗主公钧令吗？”

甘宁轻笑道：“我道是谁，原来是吕蒙将军。主公跟黄祖对峙了这么多年，大大小小的阵仗打了七次，如今终于把城拿了下来，还不能让咱们出出气？”

“主公跟黄祖有杀父之仇，尚且没有下令屠城。你只不过在他手下受了几天委屈，就要用这府中妇孺的性命为你泄愤？甘宁，如此行事，就不怕被天下英雄笑话你气量太小？”

甘宁摸着唇边髭须，满不在乎道：“行，你是主将，你说怎么处置？”

吕蒙沉吟道：“既然黄祖的儿子黄射已经伏诛，那就找出他的孙女黄薇杀了，以绝后患。城中百姓，不可再擅杀一人。”

“妇人之仁。”甘宁嗤笑道，“这些城中百姓的家人都被我们杀了，早已将我们视为仇敌，若有机会，他们恨不得将我们寝皮食肉。依我看，索性斩草除根，送他们去阴曹地府团圆才好。”

“我才是这里的主将！”吕蒙放轻了语气，“你要杀的人是黄祖，他已经弃城出逃了，还不赶快去追？”

甘宁斜睨吕蒙一眼，大笑着带领麾下出了院门。

吕蒙负手在院中徘徊了两圈，才面对跪着的妇孺们高声问道：“谁是黄祖的孙女？”

少年将表妹推在身后，抬头怒视着吕蒙。

“谁是黄祖孙女黄薇？站出来，不要连累了其他人！”

“我是。”表妹在少年身后低声应道。

几个亲卫上前拉扯黄薇。少年手腕一抖，木剑戳中为首那名亲卫的腰间，将他点倒在地。第二名亲卫张开双臂扑了过来，却被少年跃起一剑刺中脖颈，捂着喉咙倒地不住呻吟。剩下几名亲卫面面相觑，只得一起纵身而上，将少年踹翻在地，又狠狠踢上了几脚。

“别杀我哥哥！”黄薇颤声道，起身走到吕蒙面前。

“将门之女，多少还有些胆识。”吕蒙赞许地点了点头，“可惜你祖父与我主公有杀父之仇，留你不得。”

“杀人终究是杀人，难道你告诉我足够多的理由，我就会甘心赴死吗？”黄薇仰起头，眼眶红通通的。

“也对，是我迂腐了。”吕蒙振臂挥刀，激起一蓬血雾。

黄薇的身躯随着刀声往下猛地一挫，瘫倒在地上。眼泪顺着脸颊滴落在赤红的血泊中，漾起一圈又一圈的涟漪。她吃力地撑起胳膊，转过头望向不远处的少年，挣扎着伸出了手。少年挣脱士兵的弹压，嘶吼着冲向黄薇，抱起了她。他将双手压在黄薇颈间，但殷红的血液仍从指缝

间汨汨涌出。他看到表妹的嘴唇翕动，于是赶忙俯下头，听到微弱的声音：

“答应我，现在……不要送死……以后要……为我们报仇。”

话音未落，黄薇的头已经沿着少年的臂弯滑落，眼睛却依旧迷惘地看着天空。少年大吼一声，将表妹搂在怀中，拾起手边长剑用力掷向吕蒙。眼看剑尖已经快要刺中吕蒙面门，却见吕蒙抬手在面前一握，已然将长剑攥在手中，血珠顺着剑刃滴落下来。吕蒙身边的亲卫们纷纷拔刀，一时间呛啷之声不绝于耳。

“算了。”吕蒙抛掉手中长剑，抽出一方白帛裹紧右手。他看了看眼前的少年，又看了看跪了满院的妇孺，似乎想起了很久之前的事。

“这孩子也算有血性，放他一条生路，我们走。”

吕蒙在亲卫们的簇拥下走了几步，却突然又折返回来。他从怀里掏出一枚玉佩，放在少年身边：“战场之上，我也没带什么钱财。找个地方将这枚玉佩卖了，买副棺材，把这孩子葬了吧。”

少年没有作声，抱紧怀中的尸体，冷冷地看着吕蒙。

“乱世之下，人不如狗。”吕蒙叹道，“这天下大乱已经数十年了，不知何时才能太平？”

他伸出手，想拍拍眼前少年的肩膀，却又犹豫了一下，猛然起身离去。亲卫们紧随而上，军靴踩在青石板上，发出沉闷的声音，越来越远。直到这声音消失很久之后，那些跪着的妇孺们才迟疑着起身，在院门口张望一番，便如鸟兽般散去。自始至终，没有人看少年一眼，也没有人跟他说一句话。少年没有动，仍旧死死抱着怀中的尸体，犹如一尊石像。

也不知道过了多久，天色完全黑了。惨淡的月光透过乌云的缝隙，落在院子里，照亮了已被鲜血染成褐色的院落。少年一言不发，从血泊中起身，拾起了一柄断刀，撬开一块青石板，吃力地在地上挖坑。

院子里猝然响起一声低沉干涩的乌鸦悲啼，他木然抬头，向院中看去。但见数不清的乌鸦从四面飞来，落在房檐上、院墙上、大树上，上百只漆黑的眼珠盯着他，嘶哑粗粝的“嘎嘎”声此起彼伏。

残破的院门被推开一道缝隙，门后出现了一个人影，正静静看着他。

少年握紧了手中的断刀，毫不退缩地与他对视。

来人的声音冰冷苍凉：“你在做什么？”

“挖坟，埋人。”

“吕蒙不是给了你一块玉佩？为什么不等到明日城中安定之后，去寿材铺换一副棺材，托人厚葬？”

“仇人的东西，不用。”

来人似乎对这个回答很是满意，向前走了几步。借着惨淡的月光，少年看清了他的模样，是个须发皆白的老人。

“既然这么有骨气，那我问你，要不要报仇？”

少年的眼中泛起了光彩：“你要替我杀了他们？”

“报仇之事，怎可假借他人之手？跟我学艺十年，手刃仇敌，岂不快哉？”

少年迟疑了一会儿，问道：“为什么要帮我？”

“或许是天意。”老人扬手，一块铜牌在空中划过耀眼的弧线，跌落在少年身边，“等你收拾停当，拿着这块令牌去找城东估衣铺王瑞，由他带你来见我。”

少年拾起铜牌，恭恭敬敬地五体投地，行拜师礼。等他抬起头来，发现老人早已不知去向。他站了一会儿，终于迎着月色，举起了那枚铜牌。

那是块做工精细的令牌，在一根落尽叶子的枯枝上面，一只蝉静静地伏在那里。

## 第一章 锦帆贼

贾逸端起酒樽，晃了晃里面琥珀色的碧玉青，抿了一口。

香气醇厚，柔绵悠长，不愧是上好的江东名酒。可惜喝惯了北方的烈酒，这南方的酒还是少了点力道。他放下了酒樽，目光穿过店中熙熙攘攘的食客，落在前排一个女人身上。

女人大概二十出头的样子，一身男装打扮，眉眼之间带着一股冷峻，让人感觉很难靠近。她穿了件镶边软甲，腰间悬了一柄短剑，正斜据着一张长案自斟自饮。

虞青，东吴解烦营的翔凤校尉。早在建安二十一年，贾逸还在曹魏的石阳城担任进奏曹都尉的时候，就和她交过手。他对虞青的印象很深，虽然是女流之辈，却行事偏激，阴狠毒辣，有次自己差点折在了她的手中。

世事难料，短短一个月的时间，刀剑相向竟然能变成同席而酌。在一个月之前，贾逸做梦都想不到，自己会从进奏曹校尉，变成解烦营校尉。虽然这些年诸侯混战，各方势力的官员屡有相互叛逃的，但能在进奏曹和解烦营这种军机要处转换身份的，实属罕见。据说这是寒蝉假托丹阳

豪族的名义，走了孙尚香路子的结果。孙尚香是吴侯孙权的妹妹，又是解烦营的第一任都督，她同意的事情，旁人当然不会说些什么。

但寒蝉为什么要将他安插到吴国，进入解烦营，贾逸并不清楚。在许都的那场大乱里，寒蝉的行事风格，贾逸已经窥得一二。与那些殚精竭虑谋划天下的豪杰不同，寒蝉并不直接去推动天下大势。它习惯在不同的地方，安排不同的人，当作棋子谨慎潜伏。直到需要的时刻，才会拎起这些棋子，促使形势的发展，朝寒蝉所希望的方向稍稍倾斜。

进入解烦营任职，贾逸仍官拜鹰扬校尉，但处境却很尴尬。作为一个叛逃来的校尉，手中无权，麾下无人，完全被边缘化了。在解烦营履职的一个多月里，贾逸完全是无所事事，就连以前旧案的案卷也看不到。

后来孙尚香看不下去了，要解烦营必须给贾逸安排任务，虞青才让贾逸参与了这次行动，却把他安排在了最外围。是的，这间酒肆里乱糟糟的食客，几乎都是解烦卫假扮的。他们在等一个刺客。

街边传来二更的梆子声，席间有名身材魁梧的大汉在两名宠姬的搀扶下，摇摇晃晃地起身了。这大汉身材魁梧，穿着一件薄薄的锦袍，腰间挂了一串黄金打造的铃铛。他刻意将衣襟大敞，露出胸口错综斑驳的旧伤，颇为自傲豪放。

此人就是这次行动要保护的目标，折冲将军甘宁。他少年时以游侠自居，纠结郡中的亡命之徒，在长江上兴风作浪，掠夺财物。因为他行事张扬，喜好用织锦做帆，蜀绣系岸，被人称为“锦帆贼”。就算到了现在，已经贵为“江表虎臣”，还是没有改掉当初的游侠习气。在东吴诸将之中，甘宁是个争议极大的人物。赞许他的人称他快意恩仇，行事果断；而厌恶他的人则骂他粗鄙好杀，性情暴躁。

前段时间，甘宁厨下的一个小童犯了错，害怕被责罚，于是跑到了吕蒙那里。吕蒙觉得这名小童罪不至死，于是专门向甘宁求情。结果甘宁表面答应，领走了小童之后，又亲手将他杀死。这样出格的事，他做过不少，因此在东吴诸将中人缘并不算很好。亏得吴侯孙权欣赏他的勇武，才将他一路擢升至折冲将军，现已成为东吴淮泗系中的第二号人物，

可谓位高权重。

前几日，解烦营收到消息，有人重金聘请刺客，要在这间酒肆中砍下甘宁的人头。吴侯孙权命令虞青专署此案，务必保证甘宁安全。

“甘将军要去哪里？”虞青起身拦住了甘宁的去路。

“去茅厕，你要不要跟着？”甘宁翻了个白眼。

虞青傲然道：“吴侯有令，要保护你，我自然是要跟着。”

“笑话，我甘宁纵横沙场多年，是从尸山血海里杀出来的，需要你一个娘们儿保护？”甘宁略有酒意道。

虞青没有回话，依旧冷冷地看着甘宁。

两人仅仅对峙了一会儿，甘宁就撞开了虞青，搂着两名宠姬摇摇晃晃向后堂走去。虞青面色阴冷，不远不近地跟在身后，席间又陆续站了起来两三个人，也装作如厕的样子跟了出去。贾逸没有起身，而是又端起酒樽，浅浅地抿了一口。

起身如厕，是个很好的刺杀机会。如果自己是刺客，大概也会选在这个时候动手。不过既然虞青把自己当作局外人，那就安安分分做个局外人算了。自作主张地跟过去，只会徒增是非。

贾逸斜靠在山墙上，看着酒肆外的夜色，心头浮起一丝惆怅。刚到吴境的时候，他一度非常谨慎，处处小心。他总觉得，作为知晓许都当晚真相的外逃者，曹丕理应除己而后快。然而过了近一个月，却并没有刺客找上自己，这让贾逸多少有些困惑。是曹丕有太多事、太多人要应付，把自己忘了吗？还是说曹丕并不知道自己已经推断出了一切？又或许是寒蝉在暗地里做了某些事情？这一切，没有人能回答，而他自己又没有办法去查。虽然身处专司刺探情报、稽查风闻的东吴解烦营，却没有可以依仗的上司，没有可以信赖的同僚，甚至连一个能说话的人都没有，可真算是束手无策，茕茕孑立了。

酒肆后堂传来金铃的响声，应该是甘宁回来了。贾逸转头望去，刚好看到甘宁在两个宠姬的搀扶下走进来，瘫坐在长案旁。他举起长案上的酒樽，与周围宾客遥遥相敬，又喝下了不少酒。虞青也跟了进来，坐

回她的位置，而先前跟出去的那两三个人却并没有回来。贾逸觉得有些怪怪的，那几个人留在后堂做什么？紧接着，从后堂又走进了四个上菜的小厮，这些小厮低头弓腰地走进酒肆，却没有径直走向食客，而是分散开来。贾逸眉角一跳，快速打量了下他们，立刻大声喝道：“有刺客！”

话音刚落，这些小厮已经丢掉了食盘，从怀中掏出了短弩。伴随着“咻咻”的弩箭破空之声，座中响起一片惨呼，众多扮作食客的解烦卫还未起身，就已毙命。贾逸踢倒长案，伏在后面，听得弩箭射在上面笃笃作响，心中却大惑不解。

听短弩击发之声，肯定是制作精良的连弩，而这几个用弩之人，也准头极佳，应该是受过良好的训练。闹市之中，动用多名刺客，连解烦营都一起对付，这等手笔，岂是寻常仇家能用得起的？

弩箭之声刚刚停歇，就听身边响起衣袂飘动之声，还能动的解烦卫都行动了。贾逸从长案后小心地探出头，看到十几名解烦卫正冲向那几个小厮，而后堂又闪进了不少短衣打扮的杀手。甘宁身上中了一支弩箭，两个宠姬已经毙命。他却大笑一声，举起长案掷向杀手，随手拾起一柄长刀加入了战团。虞青则退到后面，站在一旁束手旁观。杀手们明显不是解烦卫的对手，甘宁加入之后，更是不堪一击。仅仅一炷香的工夫，先前用弩的四名小厮全都被杀，而后来进来的那些短衣杀手，则被拿下了好几个。

甘宁丢掉手中沾满鲜血的长刀，嘲讽道：“虞青，你不是说这事儿是冲着我来的是吗？你看这架势，像吗？”

虞青并未答话。她走上前，扯下其中一名杀手的面罩：“你们是什么人？”

杀手闷声道：“受人钱财，替人消灾。你是问不……”

未等杀手把话说完，虞青已将一柄短刀捅进了他的腹间。她手腕发力，刀刃在杀手腹中来回搅动，酒肆中回荡起杀手撕心裂肺的惨叫声。随后，她抽出被鲜血染成赤红色的短刀，干脆利落地挥刀斩断杀手的喉管，将尸身一脚踢翻在地。

虞青走到第二个杀手跟前，问道：“你们是什么人？”

这名杀手咽了口唾液，抢声道：“清江帮，我们是清江帮的人。”

清江帮是势力分布在长江两侧的帮派，起先不过是些地痞无赖为了揽些码头上的活计而组成乌合之众。后来慢慢坐大，纠结了一些船帮商家，现在倒也算股不小的势力。

虞青面无表情，将短刀猛地刺进杀手的大腿，引得他发出杀猪般的号叫。

“清江帮？先前那几个小厮用的连弩质地精良，分明是蜀汉那边顶尖的官制兵器！你们一个帮会怎么可能弄到？”

“小人着实不知，那几个用弩的，跟我们并不是一路！”

“说！”虞青拔出短刀，又再度刺下。

杀手痛得五官扭曲，却忙不迭道：“我们收到的命令，是配合他们杀尽酒肆中的人。但他们究竟是什么底细，却不是我们这些人能知道的。您要问，只能问我们帮主！”

“你们帮主在什么地方？”虞青再次手起刀落。

“合肥！合肥！”

“合肥？”甘宁打了个哈欠，“那可是曹操的地盘。嘿嘿，蜀制的兵器，魏地的杀手，安排这场伏击的人，倒是很懂得掩饰自己的来路。”

虞青将匕首捅进杀手胸口，推倒尸身，冷然道：“来人！给潜伏在合肥郡的暗桩传令，找到清江帮帮主，务必从他嘴里问出背后的主使之入！”

一名解烦卫大声应诺，转身奔出酒肆。

甘宁讥讽道：“虞青，这场伏击拉了这么大的架势，出了这么多人，分明是针对你们解烦营的。你们弄错了消息，害得我两个美人都命丧此地，是不是要给我个说法？”

虞青面无表情道：“明日，我买两个女人送你。”

“啧啧，我这两个美人都是调教已久的，岂能是那些寻常女子可比？”

“这么说，甘将军对这两个女人很是宠爱了？”

“那是自然，我可是把她们看得比自己的命还重要。现在你害死了她们，你说你们解烦营要怎么办？”

虞青冷嘲道：“既然如此，那为何死的是她们，不是将军你？甘将军就是这样对待比命还重要的人？还是因为你怕死，把她们推出去，替你挡了弩箭？一时名将，做出这等贪生怕死之事，要是传出去了，不知道甘将军又要怎么办？”

甘宁呆了一下，又咂了下嘴：“得，我说不过你。”

他转身向酒肆外走去，临了却拍了下贾逸的肩膀：“小子不错，要不是你警觉得早，老子就跟这小娘们儿一起交待在这里了。有这等能耐，却跟着这种女人做事，太屈才了。”

贾逸迅速低下了头，以防脸上的表情被虞青看到。你们两人有嫌隙，夸我干什么？这不是让虞青拿我出气吗？

虞青已经走了过来，她围着贾逸转了两圈，突然道：“你是怎么看出破绽来的？”

“先前跟着你们出去的那两三个解烦卫并没有回来，我就觉得有些异样，”贾逸答道，“随后我注意到，后面进来的小厮们脚上的皮靴。他们的衣着虽然与先前上菜的小厮无异，但脚上的靴子却有问题。小厮多是穷苦人家出身，一个月只有几十个大钱的收入，所以脚上都是布鞋和草鞋，而这些人穿的却是皂色皮靴。即便其中有人家境较好，但怎么可能四个人都穿着皮靴？”

虞青转身看向尸体，细细打量了一番：“不错，果然是进奏曹出来的精英，比我们解烦营可是老到多了。”

“下官不敢。”贾逸低头答道。

虞青看着他，命令道：“来人！把所有尸体都甄别一下，咱们自己的兄弟带去义庄厚葬，其他的都拉到解烦营里交给仵作，仔细查验！”

就在此时，贾逸眼角余光瞥到，地上的一具尸体似乎动了一下。还没死透？这个念头刚刚浮起，就见那具尸体以奇怪的姿势从地上弹了起